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五十七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七

諸子一

老子

程子曰老氏之言雜權詐秦愚黔首其術蓋有所自

老子語道德而雜權詐本末舛矣申韓蘇張皆其流之弊也申韓原道德之意而為刑名後世猶或師之蘇張得權詐之說而為縱横其失益遠矣是以無傳

焉　老子言甚雜如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之未盡者也　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老氏言虛能生氣非也陰陽之開闔相因無有先也無有後也可謂今日有陽而後明日有陰則亦可謂今日有形而後明日有影也　子奪

翕張理所有也而老子之言非也與之之意乃在乎取之張之之意乃在乎翕之權詐之術也　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道德仁義禮分而為五也　君子之學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而老子以為非以明民將以愚之其亦自賊其性歟　問老子言天地不仁聖人不仁如何曰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是也謂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非也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

不仁也天地何意於仁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則仁此其為能弘道也　老子書其言自不相入處如氷炭其初意欲談道之極玄妙處後來却入做權詐者上去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　然老子之後有申韓看申韓與老子道甚懸絶然其原乃自老子來蘇秦張儀則更是取道遠

朱子曰老子之術謙冲儉嗇全不肯役精神須自家占得十分穩便方肯做纔有一毫於已不便便不肯做

老子之學只要退步柔伏不與你爭纔有一毫主張計較思慮之心這氣便麤了故曰致虛極守靜篤又曰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又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谷所謂谿所謂谷只是低下處讓你在高處他只要在卑下處全不與你爭他這工夫極難常見晝本老子便是這般氣象笑嘻嘻地便是箇退步占便宜底人雖未必肖他然亦是他氣象也只是他放出無狀來便不可當如曰以

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他取天下便是用此道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沖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

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嘗載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的好人　人皆言孟子不排老子老子便是楊氏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崇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

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所謂因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恐他閑時似箇虛無卑弱底人若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吾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又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

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

問程子云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些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

程子論老子陰符經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

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問横渠云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　老子之術自有退後一著事也不攙前去做說也不曾說將出但任你做得狼狽了自家徐出以應之如人當紛爭之際自出僻静處坐任其如何彼之利害長

短一一都冷看破了從旁下一著定是的當此固是不好底術數然較之今者浮躁胡説亂道底人彼又較勝因舉老子語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若客渙若氷將釋子房深於老子之學曹參學之有體而無用　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爲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　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

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窣窣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又問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曰從前理會此章不得　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是那邊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谷神谷只是虛而能受神謂無所不應他又云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有一物之不受則虛而屈矣有一物之不應是動而不能出矣玄牝或云玄是衆妙之門牝是萬物之祖不是牝只是木孔承筍能受底物事如今門樏謂之牡鐶則謂

之牝鎖管便是牝鎖鬚便是牡雌雄謂之牝牡可見玄者謂是至妙底牝不是那一様底牝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又曰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

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為無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下文戶牖埏埴是一例語其嘗思之無是轂中空處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傘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子中空又可受傘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也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

可知蘇頴濵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沉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升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他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强升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無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哮跳躑我這裏只

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哮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閑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為取天下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又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水二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麽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

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毫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老子說話大抵如此只是欲得退步占强不要與事物接如治人事天莫若嗇迫之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皆是這樣意思故為其學者多流於術數如申韓之徒皆是也其後兵家亦祖其說如陰符經之類是也　問柔能勝剛弱能勝强之說曰他便揀便宜底先占了若這下則剛柔寛猛各有用

時　問他云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説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為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横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説得如此好只是他又説這箇物事不用得亦可一似聖人用禮時反若多事所以如此説　問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曰老子説話都是這様意思緣他看得天下事變熟了

都於反處做起且如人剛強咆哮跳躑之不已其勢必有時而屈故他只務爲弱人纔弱時却蓄得那精剛完全及其發也自然不可當故張文潜說老子惟静故能知變然其勢必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氷氷地了便是殺人也不卹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是如此　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多藏必厚亡

老子也是說得好　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嗇只是吝嗇之意是要收斂不要放出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

嗇之也　敬夫言老子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善人不善人之師與孔子見賢思齊見不賢内省之意不同為老子不合有資之之意不善也

或問如何是天得一以清樂庵李氏曰夫物不一而各有其一如日月之照臨星辰之輝粲風雷之鼓舞雨露之滲漉各有其一而不相亂天惟得此不一之一是以清淨無為而化推此言之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

下正亦只是這箇道理且如人君治天下亦何容心哉公卿大夫各依其等列士農工商各就其職分如此則尊卑貴賤不相混殽好惡取舍不相貿亂天下自然而治

鶴山魏氏曰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為周柱下史著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為爾世有為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

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巇而蕩揺人主之侈心歴世窮年其説猶未泯也

或問黄老清淨無為之學也申韓之學出於黄老流入於刑名慘刻前輩謂無情之極至於無恩然否潛室陳氏曰纔無情便無恩意脈如此

魯齋許氏曰老氏言道德仁義禮智與吾儒全别故其為教大異多隱伏退縮不肯光明正大做得去吾道

大公至正以天下公道大義行之故其法度森然明以示人雖然三代以前人忠厚篤實必不如老氏所說老氏衰世之書也其流必變詐刻薄知老氏之所長復知老氏之所短可也後世澆薄不如三代篤實或可以老氏濟之如文帝子房之所為是也　老氏以道德仁義皆失然後至於禮禮為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又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孟子曰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又謂若禹之行水

行其所無事非老氏所見之智也孟子開口便說仁義蓋不可須臾離也道指鴻荒之世又謂上德不德皆所見之異不必槩舉

臨川吳氏曰老子云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萬物者指動植之類而言有字指陰陽之氣而言無字指無形之道體而言此老子本旨也理在氣中元不相離老子以為先有理而後有氣橫渠張子詆其有生於無之非晦庵先生詆其有無為二之非其無字是

說理字有字是說氣字

列子

朱子曰列子平淡踈曠　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

莊子

問莊周何如程子曰其學無禮無本然形容道理之言則亦有善者　問商開工之事信乎曰大道不明於天下莊列之徒窺測而言之者也　問齊物論如何曰莊子之意欲齊物理耶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子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不齊如何齊得此是莊子見道淺不柰胷中所得何遂著此論也　學者後來多耽莊子若謹禮者不透則是他須看莊子為他極

有膠固纏縛則須求一放曠之說以自適譬之有人於此久困纏縛則須覓一箇出身處如東漢末尚節行太甚須有東晉放曠其勢必然

五峰胡氏曰莊周云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非知伯夷者也若伯夷可謂全其性命之情者矣謂之死名可乎周不為一世用以保其身可矣而未知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曰莊周書都讀來所以他說話都說得也是但不

合没拘撿便九百了或問康節近似莊周曰康節較穏　問莊子孟子同時何不一相遇又不聞相道及如何曰莊子當時也無人宗之他只在僻處自説然亦止是楊朱之學但楊氏説得大了故孟子力排之

問孟子與莊子同時否曰莊子後得幾年然亦不爭多或云莊子都不説著孟子一句曰孟子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宋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不相接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樣

差異底人物學問所以孟子說陳良之非曰如今看許行之說如此鄙陋當時亦有數十百人從他是如何曰不特此也如莊子書中說惠施鄧析之徒與夫堅白異同之論是甚麼學問然亦自名家或云他恐是借此以顯理曰便是禪家要如此凡事須要倒說如所謂不管夜行投明要到如人上樹口銜樹枝手足懸空却要答話皆是此意　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史記老子傳賛云虛

無因應變化於無窮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為一句葢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義云爾　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以此所見無全牛熟　莊子云各有儀則之謂性此謂各有儀則如有物有則比之諸家差善　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　問莊子賔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此語似好曰以實當言

忠信也好只是他意思不如此雖實而我不知以為忠雖當而我不知以為信問莊生他都曉得只是却轉了說曰其不知處便在此　莊子云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這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

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注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此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害之計正程子

所謂閃姦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巳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巳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巳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

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

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比矣蓋即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魯齋許氏曰莊子好將未大見趣及義理粗淺處徹說

得不知大小無邊際纖縢得深密教人窺測不著讀

此等書便須大著眼目與看破休教被他瞞了引了

或問史記稱莊子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

當時去戰國未遠也而已莫辨其書之異同矣且其

書汪洋恣縱乎繩墨之外而乃規規焉局局焉議其

篇章得無陋哉臨川吳氏曰得意固可以忘言將欲

既其實而謂不必既其文歟也

程子曰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已下總論老莊列

問學者何習老莊之衆也曰謹禮而不達者為其所膠固焉放情而不莊者畏法度之拘已也必資其放曠之說以自適其勢則然

朱子曰老子猶要做事在莊子都不要做了又却說道他會做只是不肯做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肯做事觀其第四篇人閒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

者過之者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李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　問老子與莊子似是兩般說話曰莊子於篇末自說破矣問先儒論老子多為之出脫云老子乃矯時之說以某觀之不是矯時只是不見實理故不知禮樂刑

政之所出而欲去之曰渠若識得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不應如此他本不知下一節欲占一簡徑言之然上節無實見故亦不脫洒　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周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來也不甚

喜他如此說　莊子比老子便不同莊子又轉調了

精神發出來（𪋿）列子比莊子又較細膩問御風之說

亦寓言否曰然　問程先生謂莊生形容道體之語

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莊子云嗜欲深

者天機淺此言最善又曰謹禮不透者深看莊子然

則莊老之學未可以為異端而不講之耶曰君子不

以人廢言言有可取安得而不取之如所謂嗜欲深

者天機淺此語甚的當不可盡以為虛無之論而妄

訾之也周謨曰平時慮爲異教所汨未嘗讀莊老等書今欲讀之如何曰自有所主則讀之何害要在識其意所以異於聖人者如何爾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　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峻奇列子語溫純　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

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　儒教自開闢以來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惇典庸禮之道後世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世及世之衰亂方外之士厭一世之紛拏畏一身之禍害耽空寂以求全身於亂世而已及老子唱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之徒和之孟子嘗闢之以為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

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說而民亦化之雖以蕭何曹參汲黯太史談輩亦皆主之以為真足以先於六經治世者不可以莫之尚也及後漢以來米賊張陵海島寇讁之徒遂為盜賊曹操以兵取陽平陵之孫魯即納降款可見其虛謬不足稽矣

西山真氏曰魏正始中何晏等祖述老莊以清談相尚至晉此風益甚晏嘗立論以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由是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

蔽然不能救也陳頵嘗遺王導書以老莊之俗傾惑
朝廷令宜改張然後大業可舉導不能從一時名士
如庾亮輩皆以清談為風流之宗國子祭酒袁瓌嘗
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以不振㑹稽
王昱等又從而扇之雖謝安石之賢不免為習俗所
移終於晉亡而不能革至梁武帝好佛而太子又講
莊老詹事何敬容歎曰西晉尚浮虛使中原淪於胡
羯今江東復爾江南其為戎乎其後元帝好玄談於

龍光殿講老子胡氏論之曰老子之言其害非釋氏比也然棄仁義捐禮樂以為道遺物離人趨於淡泊而生人之治忽矣或問曹參治齊師蓋公其相漢也以清淨文景之治大率依本黄老約躬省事薄歛緩獄不言兵而天下富老子之教亦何負歟曰蓋公之語參曰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此在老子書中一語爾此一語非有槌提仁義絶滅禮樂之失也故參用之務為休息不擾至於文景斯極功矣雖然庶矣富

矣而未及於教也比之二帝三王化民成俗之道可同日語哉又況掇拾其玄談清論而不切於事理有如西晉至使胡羯氐羌腥羶代華幾三百年仲尼之道豈有此禍哉彼蕭繹曾何足云然方在漂摇杌隉中不思保國之計而講老子近有簡文不知監也其亦愚蔽之甚矣又曰自何晏王弼以老莊之書訓釋大易王衍葛玄競相慕效專事清談糟粕五經蔑棄本實風流波蕩晉遂以亡又曰爲清談者以心與迹

二道與事殊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動非性命之理此其所以大失而不自知也何晏王衍自喪其身喪人之國者如出一軌胡氏之論至矣而文中子乃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莊之罪也夫清談之弊正祖於老莊謂非其罪可乎近歲文士又謂自正始以風流相命賞好成俗士雖坐談空解不畏臨戎紈袴子弟能破百萬兵矣清言致效而非喪邦也夫卻敵者臨戎之功而喪邦由清談所致其得失自不

相掩而曰清言致效可乎此所謂反理之評不得不辨

墨子

程子曰墨子之徳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　問韓退之讀墨篇如何曰此篇意亦甚好但言不謹嚴便有不是處且孟子言墨子愛其兄之子猶鄰之子墨子書中何嘗有如此等言但孟子拔本塞源知其流必至於此大凡儒者學道差之毫釐

繆以千里楊朱本是學義墨子本是學仁但所學者稍偏故其流遂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欲正其本故推至此退之樂取人善之心可謂忠恕然持教不知謹嚴故失之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説但墨子之説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之繆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

管子

朱子曰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説得太卑直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内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　管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并附以他書　問管子中説辟雍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曰既不是學

君和又是箇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考據不必恁地辨析且如辟廱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為學名或以為樂名無由辨證其初解詩亦疑於那裏但令說作學亦說得好了亦有人說辟廱是天子之書院太學又別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伯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

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為治民以欺其人陰為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内政而寓軍令焉令觀自五家為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為内政自伍人為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為軍五鄉之帥帥之以為軍令名為内政實則軍令寓焉寓之云者猶旅之有寓非其所居

而暫居之謂也夷吾志在强國内政之作豈在於民乎特假内政之名以行軍令耳是故外假王政之名内脩强國之利夷吾巧於用詭固如是哉嗟夫有為為善雖善實利有意為公雖公實私成周自五家為比至五州為鄉居民之法也自五人為伍至五師為軍會萬民之法也其事暴白於天下而無非王道之公夷吾之法能髣髴其一二矣獨奈何以詭道行之以欺其隣國則安得不為伯者之私哉

孫子

朱子曰鄭厚藝圃折衷云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之根本文士亦當盡心焉其詞約而縟易而深暢而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也以正合以奇勝非善也正變為奇奇變為正非善之善也即奇為正即正為奇善之善也而余隱之辨曰昔吾夫子對衛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

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嘗曰我戰則克而冉有亦曰聖人文武並用孔子豈有真未學未聞哉特以軍旅甲兵之事非所以為訓也乃謂孫子十三篇不惟武人根本文士所當盡心其詞可用論語易大傳之流孟荀楊著書皆不及是啓人君窮兵黷武之心庸非過歟叛吾夫子已甚矣何立言之不審也以予觀之此段本不必辨但其誚三王罪孟子而尊堯舜似矣乃取孫武之書厠之易論語之列何

其駁之甚歟予嘗謂鄭氏未能真知堯舜而好為太高之論以駁世若商鞅之談帝道於是信矣

孔叢子

朱子曰家語雖記得不純却是當時書孔叢子是後來白撰出　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註之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法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　孔叢子鄙陋之甚理既無足取而詞亦不

足觀　孔叢子説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

申韓

或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朱子曰張文潛之説得之宋齊丘化書序中所論也　楊道夫曰東坡謂商鞅

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下者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

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

也

荀子

周子曰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荀子元不識誠既誠矣

心安用養邪

程子曰荀子謂博聞多見可以取道欲力行堯禹之所

行其所學皆外也　有學不至而言至者循其言可

以入道門人曰何謂也曰真積力久則入荀卿之言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杜預之言也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誠之極也管子之言也此三者循其言皆可以入道而三子初不能及此也

朱子曰荀子說能定而後能應此是荀子好話　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曰須是有是物而後可踐

履令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天下事從其是曰同須求其真箇同曰異須求其真箇異今則不然只欲立異道何由明　問荀子言性惡禮偽其失蓋出於一大要不知其所自來而二者亦互相資也其不識天命之懿而以人慾橫流者為性不知天秩之自然而以出於人為者為禮所謂不知所自來也至於以性為惡則凡禮文之美是聖人制此以返人之性而防遏之則禮之偽明矣以禮為偽則凡人之為禮

皆反其性矯桒以就之則性之惡明矣此所謂互相資也告子杞柳之論則性惡之意也義外之論則禮偽之意也曰亦得之

西山真氏曰荀子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之貴也其論似矣至其論性則以為惡論禮則以為偽何其自相戾耶　荀子論心如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等語皆可取若所謂

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則有可疑蓋心之虛靈知覺者萬理具焉初豈有一毫之汙濁哉自夫汨於物欲而後有汙濁耳學者必盡去物慾之害則本然之清明自全令曰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是物欲之害初未嘗去但伏而未作耳其可恃以為安耶水不能不遇風長川巨浸泓澄無底雖大風不能使之濁心不能不應物慾盡理明表裏瑩徹雖酬酢萬變不能使之昏無風則清有風則濁者塵滓之伏于下也靜之

則明動之則昏者利欲之蔽於中也

董子

程子曰董子言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度越諸子遠矣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朱子曰董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著如正誼不謀利之類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　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說仁義禮樂皆其具此

等說話皆好　問仲舒云性者生之質也曰不是只當云性者生之理也氣者生之質也問其以情為人之欲如何曰也未害蓋欲為善欲為惡皆人之情也

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也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

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墻不分明端的　仲舒言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如此說固未害下云命非聖人不行便牽於對句說開去了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被令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

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
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
意立名以正其誼　問諸葛誠之云仁人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
誼是誼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曰才如此
人必求功利而為之非所以為訓也固是得道誼則
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誼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
利之徇而不顧道誼矣　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

以不如古人者以道誼功利關不透耳其議匈奴一節婁敬賈誼智謀之士為之亦不過如此　問正其誼明其道道誼如何分別曰道誼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誼是就一事上說誼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　問正其誼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為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

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　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　三策說得稍親切終是脫不得漢儒氣味

西山真氏曰仲舒醇正近理之言見稱於諸老先生外如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引曾子尊聞行知之說此二條最

有功於學者盖學道之要致知力行而已虞書之精一論語之知及仁守中庸之博學篤行皆是也秦漢以下未有識之者而仲舒能言之此豈諸儒所可及哉其曰道之大原出於天則天命率性之意尤所謂知其本源者至謂有國者不可不知春秋其言亦有補於世本傳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兩相驕主正身率下方公孫弘以阿意容悦取相位仲舒獨終始守正卒老于家以其質之美守之固使得從游於聖

人之門淵源所漸當無慚於游夏矣惜其生於絕學之後雖潛心大業終未能窺大道之全至或流於災異之術吁可歎哉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五十八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八

諸子二

揚子

程子曰林希嘗謂揚雄為祿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因問如劇秦文莫不當作曰或云非是美之乃譏之也然王莽將來族誅之亦未足道又何足譏譏之濟得甚事或云且以免

死然已自不知明哲煌煌之義何足以保身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無益真屋下架屋牀上疊牀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為之於歷法雖有合只是無益　太玄中首中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乎中養首一藏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藏心于淵神不外也揚子雲之學蓋嘗至此地位也　問太玄之作如何曰是亦贅矣必欲撰玄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

十玄亦可況一玄乎　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雲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于不虞以保天命孫于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免誅乎觀于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得已者乎　揚子雲云明哲煌煌旁燭無疆悔其蹈亂無先知之明也其曰孫于不虞以保天命欲以茍容為全身之道也使彼知聖賢見幾而

作其及是乎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又天祿閣世傳以為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不在此黽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為大丈夫哉　揚子謂老子言道德則有取至如搥提仁義絶滅禮樂則無取若以剖斗折衡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救時反本之言為可取却尚可恕如言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則自不識道已不成言語却言

其言道德有取此自是揚子不見道處又謂學行之上也名譽以崇之皆揚子之失

龜山楊氏曰揚雄云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其言終有病不如孟子言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為無病蓋博學詳說所以趨約至於約則其道得矣謂之守以約卓於多聞多見之中將何守見得此理分明然後知孟子之後其道不傳知孟子所謂天下可運於掌為不妄　揚子雲作太玄只據他

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為六十四者只為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朱子曰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　問揚子避礙通諸理之説是否曰大槩也似只是言語有病問莫是避字有病否曰然少間處事不看道理當如何便先有箇依違閃避之心矣　學之為王者事不與上文屬只是言人君不可不學底道理所以下

文云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以數聖人之盛德猶且如此問仲尼皇皇如何曰夫子雖無王者之位而有王者之德故作一處稱揚　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晷影也猶影之隨形也蓋德隆則星隨德而見星隆則人事反隨星而應　揚子云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遡於日乎載者加載之義如老子云載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亂說只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

西面以漸東滿既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此兩句盡在其遡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今人上光上采色之上蓋初一二間時日落於酉月是時同在彼至初八九日落在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載魄于西蓋月在東而日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月相去適遠則光漸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

却在東月却在西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於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又說秦周之士貴賤拘肆皆繫于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魄皆繫於日也故曰其遡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溫公云當改載魄之魄作朏都是曉其說不得

雄之學似出於老子如太玄曰潛心于淵美厥靈根測曰潛心于淵神不昧也乃老氏說話問太玄分

贊於三百六十六日下不足者乃益以踦嬴固不是如易中卦氣如何曰此出於京房亦難曉如太玄中推之蓋有氣而無朔矣問伊川亦取雄太玄中語如何曰不是取他言他地位至此耳　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他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物事又問揚雄也是學焦延

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令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𤣥不知太𤣥却是學他　天地間只有陰陽二者而已便會有消長今太𤣥有三箇了如冬至是天元到三月便是地元七月便是人元夏至却在地元之中都不成物事　太𤣥甚拙歳是方底物他以一數乘之皆算不著　太𤣥紀日而不紀月無弦望晦朔　太𤣥中高處只是黄老故其言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　太𤣥之說只是老莊康

節深取之者以其書亦挨傍陰陽消長來說道理

或問易與太玄數有何不同潛室陳氏曰易是加一倍法太玄加三倍法易卦六十四太玄卦八十一太玄模放周易只起數不同耳先儒謂將易變作十部太玄亦得但無用耳

西山真氏曰揚子嘿而好深湛之思故其言如此潛之一字最宜玩味天惟神明故照知四方惟精粹故萬物作類人心之神明精粹本亦如此惟不能潛故神

明者昏而精粹者雜不能燭理而應物也

臨川吴氏曰揚子雲擬易以作太玄易自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太玄則自一而三三而九九而二十七二十七而八十一易之數乃天地造化之自然一毫知力無所與於其間也異世而同符惟邵子皇極經世一書而已至若焦延壽易林魏伯陽參同契之屬雖流而入於伎術尚不能外乎易之為數子雲太玄名為擬易

而實則非易矣其起數之法既非天地之正又强求合於歷之日每首九贊二贊當一晝夜合八十一首之贊凡七百二十九僅足以當三百六十四日有半外增一踦贊以當半日又立一羸贊以當四分日之一吁亦勞且拙矣

文中子

程子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傅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又有一件事

半截好半截不好如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徵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此言極好下半截却云徵所問者迹也吾告女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便亂道　王通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傅會若續經之類皆非其作　文中子續經甚謬恐無此如續書始於漢自漢以來制詔又何足記續詩之備六代如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之詩又何足

采　問文中子云圓者動方者靜曰此正倒說了靜體圓動體方　文中子言古之學者聚道不知道如何聚得

朱子曰文中子他當時要為伊周事業見道不行急急地要做孔子他要學伊周其志甚不卑但不能勝其好高自大欲速之心反有所累二帝三王却不去學却要學兩漢此是他亂道處　問文中子好處與不好處曰見得道理透後從高視下一目瞭然今要去

揣摩不得　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即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孔子有荷蕢等人他也有許多人便是粧點出來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　文中子中說被人亂了說治亂處與其他好處極多但向上事只是老釋問過法言否曰大過之　文中子論時事及文史處儘有可觀於文取陸機史取陳壽曾將陸機文來看也是平正　房杜於河汾之學後來多有議論且

如中說只是王氏子孫自記亦不應當時開國文武大臣盡其學者何故盡無一語言及其師兼記其家世事攷之傳記無一合者　文中子看其書忒裝點所以使人難信如說諸名卿大臣多是隋末所未見有者兼是他言論大綱雜伯凡事都要硬做如說禮樂治體之類都不消得從正心誠意做出又如說安我所以安天下存我所以厚蒼生都是為自張本做雜伯鎡基問續書天子之義制詔志策有四大臣之

義命訓對讚議誡諫有七如何曰這般所在極膚淺中間說話大綱如此但看世俗所稱道便喚做好都不識如云晁董公孫之對據道理看只有董仲舒爲得如公孫已是不好晁錯是說箇甚麼又如自叙許多說話盡是夸張考其年數與唐煞遠如何唐初諸名卿皆與說話若果與諸名卿相處一箇人恁地自標致史傳中如何都不見說　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

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為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攷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為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為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為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

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幷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遼遠如此唐李翶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顯者以為重耳　問文中子之學曰他有箇意思以為堯舜三代也只與後世一般也只是偶然做得著問他續詩續書意是

如此因舉答賈瑣數處說曰近日陳同父便是這般說話他便忌程先生說帝王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智力把持天下正緣這話說得他病處問元經尤可疑只緣獻公奔北便以為天命已歸之遂帝魏曰今之注本是阮逸注龔鼎臣别有一本注後面叙他祖都與文中子所說不同說他先已仕魏不是後來方奔去又問他說權義舉兩皇極立如何曰說權義不是義是活物權是稱錘義是稱星義所以用權今

似他説却是以權為嫂溺援之之義以義為授受不親之禮問義便有隨時底意思曰固是問他只緣以元經帝魏生此説曰便是他大本領處不曾理會縱有一二言語可取但偶然耳其續經猶小兒豎瓦屋然世儒既無高明廣大之見因遂尊崇其書　問文中子説動静見天地之心説得似不然曰他意思以方圓為形動静為理然亦無意思而今自家若見箇道理了見他這説話都似不曾説一般　天下皆憂

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

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攷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悔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放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絶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已

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

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已任則

其用心為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掇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沈謝之詩是豈有物則秉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

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

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畤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啟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黄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

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人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備賢者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王通也有好處只是也無本原工夫却要將秦漢以下文飾做箇三代

他便自要比孔子不知如何比得他那斤兩輕重自定你如何文飾得如續詩續書元經之作盡要學箇孔子重做一箇三代如何做得如續書要載漢以來詔令他那詔令便載得發明得甚麼義理發明得甚麼政事只有高帝時三詔令稍好然已不純如曰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此豈所以待天下之士哉都不足録三代之書誥詔令皆是根源學問發明義理所以粲然可為後世法如秦漢以下詔令濟得甚事

緣他都不曾將心子細去讀聖人之書只是要依他箇模子見聖人作六經我也學他作六經只是將前人腔子自做言語填放他腔中便說我這箇可以比並聖人聖人做箇論語我便做中說如揚雄太玄法言亦然不知怎生比並　問王氏續經說荀卿固不足以望之若房杜輩觀其書則固嘗往來于王氏之門其後來相業還亦有得於王氏之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萬一其規模事業無文中子髣髴

其常說房杜只是箇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規模誠有非後人之所及者

韓子 總論荀揚王韓附

程子曰古之君子修德而已德成而言則不期於文而自文矣退之乃因學為文章力求其所未至以至於有得也其曰軻死不得其傳非卓然見其所傳者語不及此 韓愈道他不知又不得其言曰易奇而法詩正而葩春秋謹嚴左氏浮誇其名理皆善 韓退

之頌伯夷甚好然只説得伯夷介處要知伯夷之心須是聖人語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此甚説得伯夷心也　原道之作其言雖未盡善然孟子之後識道之所傳者非誠有所見不能斷然言之如是其明也其識大矣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纔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

得如此分明也

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非歐公比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　問博愛之謂仁曰程先生之說最分明只是不子細看要之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後段云以之為人則愛而公愛公二字却甚有義　問原道起頭四句恐說得差且如博愛之謂仁愛如何便盡得仁曰只為他說得用又遺了體

問由是而之焉之謂道曰此是說行底非是說道體

問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曰此是說行道而有得於身者非是說自然得之於天者　問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為吉德凶人則為凶德君子行之為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為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君子道長小

入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好底方是道德之正　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識見尋求真箇如此他資才甚高　原性人多忽之却不見他好處如言所以為性者五曰仁義禮智信此語甚實　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後如此說邪為復是偶然說得著曰看他文集中說多是閑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

得如此及至説到精微處又却差了　問原性三品之説是否曰退之説性只將仁義禮智來説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説不行如人生而静静固是性只着一生字便是帶着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説着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有氣質底意思

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原鬼不知鬼神之本只是在外説箇影子　問讀墨篇言孔子尚同兼愛與墨子同曰未論孔墨之同異只此大小便不相敵不可以對待言也以此而論則退之全未知孔子所以為孔子者　問孟子謂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文公推尊孟氏闢楊墨之功以為不在禹下而讀墨一篇却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者何也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

方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如云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他本只是學文其行已但不敢有愧於道爾把這箇做第二義似此樣處甚多　問觀昌黎與孟簡書其從大顛是當時已有議論而與之分解不審有崇信之意否曰真箇是有崇信底意他是貶從那潮州去無聊後被他說轉了黄義剛曰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禄之念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子上都見得安排位次是恁地如

原道中所謂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為之食為宮室為城郭等皆說得好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麄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如一港水他只見得是水却不見那源頭來處是如何把那道别做一件事道是可以行於世我今只是恁地去行故立朝議論風采亦有可觀却不是從裏面流出平日只以做文吟詩飲酒博戲為事及貶潮州寂寥無人共吟詩無人共飲酒又無人共博戲見一

箇僧説道理便為之動如云所示廣大深迥非造次可喻不知大顛與他説箇什麼得恁地傾心信向韓公所説底大顛未必曉得大顛所説底韓公亦見不破但是他説得恁地好後便被他動了陳安卿曰博愛之謂仁等説亦可見其無原頭處曰以博愛為仁則未有博愛之前不成是無仁黄義剛曰他説明明德却不及致知格物緣其不格物所以恁地曰他也不曉那明明德若能明明德便是識原頭來處了又

曰孟子後荀楊淺不濟得事只有箇王通韓愈好又不全安卿曰他也只是見不得十分不能止於至善也曰也是　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楊大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竊謂韓子旣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為大醇則其稱孟氏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真見得到曰韓子說荀楊大醇是泛說與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楊為大醇韓子只說那一邊湊不著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

邊亦自湊着這一邊程子說荀子極偏駁楊子雖少過此等語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今若不曾看荀子楊子則所謂偏駁雖少過等處亦見不得　問昌黎學者莫是李翺最識道理否曰也只是從佛中來問渠有去佛齋文闢佛甚堅曰只是麄迹至說道理却類佛又問退之見得不甚分明曰他於大節目處又却不錯亦未易議問莫是說傳道是否曰亦不止此他氣象大抵大又歐陽只說韓李不曾說韓柳

韓退之著書立言觗排佛老不遺餘力然讀其謝潮州表答孟簡書及張籍侑奠之詞則其所以處於禍福死生之際有愧於異學之流者多矣其不能有以深服其心也宜哉　韓退之歐陽永叔所謂扶持正道不雜釋老者也然到得緊要處更處置不行更說不去便說得來也拙不分曉緣他不曾去窮理只是學作文所以如此　韓退之及歐蘇諸公議論不過是主於文詞少間却是邊頭帶說得些道理其本意

終自可見

北溪陳氏曰韓公學無原頭處如原道一篇鋪叙許多節目亦可謂見得道之大用流行於天下底分曉但不知其體本具於吾身故於反身内省處殊無細密工夫只是與張籍輩吟詩飲酒度日其中自無所執守致得後來潮陽之貶寂寞無聊中遂不覺為大顛說道理動了故俛首與之從遊而忘其平昔排佛老之說

西山真氏曰唐史韓愈本傳云其原道原性師說等數

十篇皆奥衍閎深與孟軻楊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

云又曰自晉迄隋老佛顯行諸儒倚天下正議助為

怪神愈獨喟然引聖爭四代之惑雖蒙訕笑跲而復

奮始若未之信卒大顯于時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

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載餘撥衰反正功與齊

而力倍之所以過況雄為不少矣自愈没其言大行

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史氏之稱愈者如此而程

朱二先生議論乃或是非相半蓋史氏存乎獎善而
二先生講學明道則雖毫釐必致其察此所以不同
歟又曰昔者聖人言道必及器言器必及道盡性至
命而非虛也灑掃應對而非末也自清靜寂滅之教
行乃始以日用為粃糠天倫為疣贅韓子憂之於是
原道諸篇相繼而作其語道德也必本於仁義而其
分不離父子君臣之間其法不過禮樂刑政之際飲
食衷葛即正理所存斗斛權衡亦至教所寓道之大

用槃然復明者韓子之功也

程子曰荀揚性已不識更說甚道已下總論荀揚王韓　荀卿才高學陋以禮為偽以性為惡不見聖賢雖曰尊子弓然而時相去甚遠聖人之道至卿不傳揚子雲仕莽謂之旁燭無疆可予隱可也仕不可也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韓子稱其大醇非也若二子可謂大駮矣然韓子責人甚恕　楊子無自得者也故其言蔓衍而不斷優柔而不決其論性則曰人

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

荀子悖聖人者也故列孟子於十二子而謂人之性惡

朱子曰荀子儘有好處勝似楊子然亦難看　諸子百家書亦有說得好處如荀子曰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此二句說得好問荀子資質也是箇剛明底人曰只是麤他那物事皆未成箇模樣便將來說問楊子工夫比之荀子恐却細膩曰楊子說

到深處止是走入老莊窠窟裏去如清静寂寞之說皆是也又如玄中所說靈根之說之類亦只是老莊意思止是說那養生底工夫爾　問東坡言三子言性孟子已道性善荀子不得不言性惡固不是然人之一性無自而見荀子乃言其惡他莫只是要人修身故立此說曰不須理會荀卿且理會孟子性善渠分明不識道理如天下之物有黑有白此是黑彼是白又何須辯荀揚不惟說性不是從頭到底皆不識

當時未有明道之士被他説用於世千餘年韓退之謂荀揚大醇而小疵伊川曰韓子責人甚恕自今觀之他不是責人恕乃是看人不破今且於自已上作工夫立得本本立則條理分明不待辯　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曽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為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

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楊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説性善荀子既説性惡他無可得説只得説箇善惡混若有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説了不待後人説矣看他裏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説些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學似本於

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説話又問文中子如何曰文中子之書恐多是後來人添入真偽難見然好處甚多但一一似聖人恐不應恰限有許多事相湊得好如見其荷蓧隱者之類不知如何得恰限有這人若道他都是粧點來又恐粧點不得許多然就其中惟是論世變因革處説得極好又問程子謂揚子之學實韓

子之學華是如何曰只緣韓子做閑雜言語多故謂之華若揚子雖亦有之不如韓子之多　揚子雲韓退之二人也難說優劣但子雲所見處多得之老氏在漢末年難得人似他亦如荀子言語亦多病但就彼時亦難得一人如此子雲所見多老氏者往往蜀人有嚴君平源流問溫公最喜太玄曰溫公全無見處若作太玄何似作歷老泉嘗非太玄之數亦說得是又問與康節如何曰子雲何敢望康節康節見得

高又超然自得退之却見得大綱有七八分見識如原道中說得仁義道德煞好但是他不去踐履玩味故見得不精微細密伊川謂其學華者只謂愛作文章如作詩說許多閑言語皆是華也看得來退之勝似子雲　問程子言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如何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絶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

所以不易及也　嘗令學者論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學者多主退之曰看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事他都一齊入思慮來雖是界淺然却是循規蹈矩要做事業底人其心却公如韓退之雖是見得箇道之大用是如此然却無實用功處他當初本只是要討官職做始終只

是這心他只是要做得言語似六經便以為傳道至其每日工夫只是做詩博奕酣飲取樂而已觀其詩便可見都襯貼那原道不起至其做官臨政也不是要為國做事也無甚可稱其實只是要討官職而已
問荀楊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故人情物態施為作用處極見得分曉只是於

這作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用施為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工夫都空踈更無物事撑柱襯簟所以於用處不甚可人意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孟軻司馬遷相如楊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可見無見識

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鬬不息憤悶惻怛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黄老某嘗説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是投黄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無足説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别事如法言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予決如其為人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同日語問

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續書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纘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

之屬為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為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為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

護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㸃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删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荅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便胡亂捉別人來為聖為賢殊

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
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託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
通平生好自夸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
假託之過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
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纉緝附會以成
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
以啟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
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為

異論則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楊又負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為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楊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

子細讀書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閑做他死時只三十餘歲他却火速要做許多事問若少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做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

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

歐陽子

蘇氏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莫或正之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宋興七十

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而斯文終有愧於古士亦因陋守舊論卑而氣弱自歐陽氏一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顔納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蘇氏轍曰公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為文以詭異相高號太學體文體大壞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為貴凡之險恠知名者黜去殆盡牓出怨議紛然久之乃

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

龜山楊氏曰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却言聖人之教

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別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内全無見處更説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亦只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歐公如何朱子曰淺乆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

謔庵曰　歐公文字大綱好處多晚年筆力亦衰

言行錄曰公於古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超然獨騖

衆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萬物動者植者無細

與大不見痕迹自極其工

蘇子　王安石附

朱子曰嘗聞之師云二蘇聰明過人所説語孟儘有好

處蓋天地閒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

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

蘇氏之學以雄深敏妙之文煽其傾危變幻之習以故被其毒者淪肌浹髓而不自知今日正當拔本塞源以一學者之聽庶乎其可以障狂瀾而東之若方且懲之而又遽有取其所長之意竊恐學者未知所擇一取一舍之間又將與之俱化而無以自還　或謂蘇學以爲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

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况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

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　答汪尚書書曰蘇學邪正之辨終不能無疑於心蓋熹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閒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闢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

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根亦安得不為之詘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龜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朿緼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熹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陵跨揚韓掩

迹顔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
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
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
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
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心固無所取則以為正
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
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
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

武簒弑而盛稱荀彧以為聖人之徒凡若此類皆逞其私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無所凖則而屑屑焉惟原情之為務則無乃徇情廢法而縱惡以啓姦乎楊朱學為義者也而偏於為我墨翟學為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為之耳特於

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為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為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為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

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矣　答程允夫書曰來書謂熹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説然熹則以為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譎則表裏皆譎豈可以析精粗為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幷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為之覆藏而不可

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為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黄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静然謂簡静為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為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答之意則知簡静之與有道蓋有間矣况蘇公雖名簡静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巳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為哉此非熹

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
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
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
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哉如蘇氏之學則方其年少
氣豪固嘗妄觝禪學及其中歲流落不耦鬱鬱失志
然後匍匐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
傷子先病後瘳先瘳後病之説吾弟比而同之是又
欲洗垢而索盂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

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為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説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栽抑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為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跡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為邪説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

於已也凡此皆蘇氏心術之蔽故其吐辭立論出於此者十而八九吾弟讀之愛其文辭之工而不察其義理之悖日往月來遂與之化如入鮑魚之肆久則不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横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盡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髪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

一夫之口哉故伊川為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為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偽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偽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

又曰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辭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時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

不能終怏而罷非故欲絶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
然則彼醉於其説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
彼書也哉亦無恠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又曰東
坡善議論有氣節　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
認道與聖人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殻底聖
人聖人便是有軀殻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
便是學道如何將做兩箇物事看　或謂蘇程之學
二家當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為姦程氏以蘇氏

為縱橫以其觀之只有荆公脩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楊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將却恐他來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來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

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絶無所嗜唯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為好也明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如食釣餌當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吕伯恭亦然面垢身汙似所不䘏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為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荆公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

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旁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為他荆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為又豈不為他荆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游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蕉是後來

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　又曰蘇黄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以顔子方之某不得不論也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黄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曽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槩舉但其辯足以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為所眩耳某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繆　問荆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

裏得似荆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荆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荆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荆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性理大全書卷五十八